資治通鑑/卷27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七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七十八 後唐紀七

► 卷二百七十九

起玄黓執徐七月，盡閼逢敦牂閏正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78卷

【後唐紀七】 起玄黓執徐七月，盡閼逢敦牂閏正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長興三年（壬辰，公元九三二年）

秋，七月，辛巳，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，擊敗之，追至賀蘭山。

己丑，加鎮海、鎮東軍節度使錢元瓘中書令。

庚寅，李存瑰至成都，孟知祥拜泣受詔。

武安、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，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，竟不雨。辛卯，希聲卒，六軍使袁詮、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。

乙未，孟知祥遣李存瑰還，上表謝罪，且告福慶公主之喪。自是復稱藩，然益驕倨矣。

庚子，以西京留守、同平章事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。

廢武興軍，復以鳳、興、文三州隸山南西道。

丁未，以門下侍郎，同平章事趙鳳同平章事，充安國節度使。

八月，庚申，馬希範至長沙；辛酉，襲位。甲子，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，請以知祥為蜀王，行墨制，仍自求旌節，昊曰：「比者諸將攻取方鎮，即有其地，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，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；借使明公自請，豈不可邪！」知祥大悟，更令昊為己草表，請行墨制，補兩川刺史已下；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。

初，安重誨欲圖兩川，自知祥殺李嚴，每除刺史，皆以東兵衛送之，小州不減五百人，夏魯奇、李仁矩、武虔裕各數千人，皆以牙隊為名。及知祥克遂、閬、利、夔、黔、梓六鎮，得東兵無慮三萬人，恐朝廷征還，表請其妻子。

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。

初，契丹既強，寇抄盧龍諸州皆遍，幽州城門之外，虜騎充斥。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，虜多伏兵於閻溝，掠取之。及趙德鈞為節度使，城閻溝而戍之，為良鄉縣，糧道稍通。幽州東十里之外，人不敢樵牧；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，近州之民始得稼穡。至是，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，虜騎來爭，德鈞擊卻之。九月，庚辰朔，奏城三河畢。邊人賴之。

壬午，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，兼侍中。

孟知祥命其子仁贇攝行軍司馬，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。

冬，十月，己酉朔，帝復遣李存瓘如成都，凡劍南自節度使、刺史以下官，聽知祥差罷訖奏聞，朝廷更不除人；唯不遣戍兵妻子，然其兵亦不復征也。

秦王從榮喜為詩，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，與相唱和，頗自矜伐。每置酒，輒令僚屬賦詩，有不如意者面毀襲抵棄。壬子，從榮入謁，帝語之曰：「吾雖不知書，然喜聞儒生講經義，開益人智思。吾見莊宗好為詩，將家子文非素習，徒取人竊笑，汝勿效也。」

丙辰，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。

前影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，上不受，曰：「卿在鎮為治何如？勿但以獻馬為事！」金全，吐谷渾人也。

壬申，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：「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，妖祥豈隆替之源！故雊雉升鼎而桑谷生朝，不能止殷宗之盛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，不能延晉祚之長。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，有深可畏者六：陰陽不調不足懼，三辰失行不足懼，小人訛言不足懼，山崩川涸不足懼，蟊賊傷稼不足懼；賢人藏匿深可畏，四民遷業深可畏，上下相徇深可畏，廉恥道消深可畏，毀譽亂真深可畏，直言蔑聞深可畏。不足懼者，願陛下存而勿論；深可畏者，願陛下修而靡忒。」優詔獎之。秦王從榮為人鷹視，輕佻峻急；既判六軍諸衛事，復參朝政，多驕縱不法。初，安重誨為樞密使，上專屬任之。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，雖典兵，常為重誨所制，畏事之。重誨死，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，范延光、趙延壽為樞密使，從榮皆輕侮之。河陽節度使、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，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，素相憎疾。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，尤忌之；從厚善以卑弱奉之，故嫌隙不外見。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，常思外補以避之。范延光、趙延壽亦慮及禍，屢辭機要，請與舊臣迭為之，上不許。會契丹欲入寇，上命擇帥臣鎮河東，延光、延壽皆曰：「當今帥臣可往者，獨石敬瑭、康義誠耳。」敬瑭亦願行，上即命除之。既受詔，不落六軍副使，敬瑭復辭，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，代義誠詣闕。

十一月，辛巳，以三司使孟鈞為忠武節度使，以忠武節度使馮贇充宣徽南院使，判三司。鵠本刀筆吏，與范延光鄉里厚善，數年間引擢至節度使；上雖知其太速，然不能違也。

乙酉，上以胡寇浸逼北邊，命趣議河東帥；石敬瑭欲之，而范延光、趙延壽欲用康義誠，議久不決。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不可。延光曰：「僕亦累奏用之，上欲留之宿衛耳。」會上遣中使趣之，眾乃從崧議。丁亥，以石敬瑭為北京留守、河東節度使，兼大同、振武、彰國、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，加兼侍中。

己丑，加樞密使趙延壽同平章事。

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為大丞相、太師，加領德勝節度使；知誥矢丞相、太師。

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，契丹竟不敢南下而還。敬達，代州人也。

蔚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，嘗為帝養子，與石敬瑭有隙；聞敬瑭為總管，舉城附於契丹，契丹以為大同節度使。

石敬瑭至晉陽，以部將劉知遠、周瑰為都押衙，委以心腹；軍事委知遠，帑藏委瑰。瑰，晉陽人也。

十二月，戊午，以康義誠為河陽節度使，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；以朱弘昭為山南東道節度使。

是歲，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正，龜圖為康王，弘度為賓王，弘熙為晉王，弘昌為越王，弘弼為齊王，弘雅為韶王，弘澤為鎮王，弘操為萬王，弘杲為循王，弘暐為思王，弘邈為高王，弘簡為同王，弘建為益王，弘濟為辯王，弘道為貴王，弘昭為宜王，弘政為通王，弘益為定王；未幾，徙弘度為秦王。

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長興四年（癸巳，公元九三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子，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，兼侍中。庚寅，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，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。遂詣寶皇宮受冊，備儀衛，入府，即皇帝位，國號大閩，大赦，改元龍啟；更名璘。追尊父祖，立五廟。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、門下侍郎，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、中書侍郎，並同平章事；以親吏吳勖為樞密使。唐冊禮使裴傑、程侃適至海門，閩主以傑為如京使；侃固求北還，不許。閩主自以國小地僻，常謹事四鄰，由是境內差安。

二月，戊申，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。

涼州大將拓跋承謙及耆老上表，請以權知留後孫超為節度使。上問使者：「超為何人？」對曰：「張義潮在河西，朝廷以天平軍二千五百人戍涼州。自黃巢之亂，涼州為党項所隔，鄯人稍稍物故皆盡，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孫也。」

乙卯，以馬希範為武安、武平節度使，兼中書令。

戊午，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；庚申，軍中立其子彝超為留後。

癸亥，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、蜀王。

先是，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，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，併吞河右，南侵關中，會仁福卒，三月，癸未，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，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為定難留後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，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，送從進赴鎮。從進，索葛人也。

乙酉，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。

丁亥，敕諭夏、銀、綏、宥將士吏民，以「夏州窮邊，李彝超年少，未能扞御，故徙之延安，從命則有李從曮、高允韜富貴之福，違命則有王都、李匡賓覆族之禍。」夏，四月，彝超上言，為軍士百姓擁留，未得赴鎮，詔遣使趣之。

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，宰相畏秦王從榮，不敢除人，請令王自擇。秦王府判官、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，從榮表請之。癸丑，以瓚為秘書監、秦王傅，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。瓚自以左遷，泣訴，不得免。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，輕脫諂諛，瓚獨從容規諷，從榮不悅。瓚雖為傅，從榮一概以僚屬待之，瓚有難色；從榮覺之，自是戒門者勿為通，月聽一至府，或竟日不召，亦不得食。

李彝超不奉詔，遣共兄阿囉王守青嶺門，集境內党項諸胡以自救。藥彥稠等進屯蘆關，彝超遣党項抄糧運及攻具，官軍自蘆關退保金明。

閩王璘立子繼鵬為福王，充寶皇宮使。五月，戊寅，立皇子從珂為潞王，從益為許王，從子天平節度使從溫為兗王，護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，成德節度使從敏為涇王。

庚辰，閩地震，閩主璘避位修道，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。初，閩王審知性節儉，府捨皆庳陋；至是，大作宮殿，極土木之盛。

甲申，帝暴得風疾；庚寅，小愈，見群臣於文明殿。

壬辰夜，夏州城上舉火，比明，雜虜數千騎救之，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溫擊走之。

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，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。

帝旬日不見群臣，都人恟懼，或潛竄山野，或寓止軍營。秋，七月，庚辰，帝力疾御廣壽殿，人情始安。

安從進攻夏州。州城赫連勃勃所築，堅如鐵石，斫鑿不能入。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，抄掠糧餉，官軍無所芻牧。山路險狹，關中民輸斗粟束蒿費錢數緡，民間困竭不能供。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：「夏州貧瘠，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；但以祖父世守此土，不欲失之。蕞爾孤城，勝之不武，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！幸為表聞，若許其自新，或使之征伐，願為眾先。」上聞之，壬午，命從進引兵還。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，云：「仁福畏朝廷除移，揚言結契丹為援，契丹實不與之通也；致朝廷誤興是役，無功而還。」自是夏州輕朝廷，每有叛臣，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。上疾久未平，征夏州無功，軍士頗有流言，乙酉，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；既賞賚無名，士卒由是益驕。

丁亥，賜錢元瓘爵吳王。元瓘于兄弟甚厚，其兄中吳、建武節度使元瓘自蘇州入見，元瓘以家人禮事之，奉觴為壽，曰：「此兄之位也，而小子居之，兄之賜也。」元瓘曰：「先王擇賢而立之，君臣位定，元瓘知忠順而已。」因相與對泣。

戊子，閩主璘復位。初，福建中軍使薛文傑，性巧佞，璘喜奢侈，文傑以聚使用求媚，璘以為國計使，親任之。文傑陰求富民之罪，籍沒其財，被榜捶者胸背分受，仍以銅斗火熨之。建州土豪吳光入朝，文傑利其財，求其罪，將治之；光怨怒，帥其眾且萬人叛奔吳。

帝以工部尚書盧文紀、禮部郎中呂琦為蜀王冊禮使，並賜蜀王一品朝服。知祥自作九旒冕、九章衣，車服旌旗皆擬王者。八月，乙巳朔，文紀等至成都。戊申，知祥服痛冕，備儀衛詣驛，降階北面受冊，升玉輅。至府門，乘步輦而歸。文紀，簡求之孫也。

戊申，群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，大赦。在京及諸道將士各等第優給。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，由是月度益窘。

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上寢疾，秦王從榮權勢方盛，冀己復進用，表請立從榮為太子。上

覽表泣下，私謂左右曰：「群臣請立太子，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。」不得已，丙戌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。丁卯，從榮見上，言曰：「竊聞有奸人請立臣為太子；臣幼小，且願學治軍民，不願當此名。」上曰：「群臣所欲也。」從榮退，見范延光、趙延壽曰：「執政欲以吾為太子，是欲奪我兵柄，幽之東宮耳。」延光等知上意，且懼從榮之言，即具以白上；辛未，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。

九月，甲戌朔，吳主立德妃王氏為皇后。

戊寅，加范延光、趙延壽兼侍中。

癸未，中書奏節度使見元帥儀，雖帶平章事，亦以軍禮廷參，從之。

帝欲加宣徽使、判三司馮贊同平章事；贊父名章。執政誤引故事，庚寅，加贊同中書門下二品，充三司使。

秦王從榮請嚴衛、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。每入朝，從數百騎，張弓挾矢，馳騁衢路；令文士試草《檄淮南書》，陳己將廓清海內之意。從榮不快於執政，私謂所親曰：「吾一旦南面，必族之！」范延光、趙延壽懼，屢求外補以避之。以上為見己病而求去，甚怒，曰：「欲去自去，奚用表為！」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，云「延壽實有疾，不堪機務。」丙申，二人復言於上曰：「臣等非敢憚勞，願與勳舊迭為之。亦不敢俱去，願聽一人先出。若新人不稱職，復召臣，臣即至矣。」上乃許之。戊戌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；以山南節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、同平章事。制下，弘昭復辭，上叱之曰：「汝輩皆不欲在吾側，吾蓄養汝輩何為！」弘昭乃不敢言。

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，船壞，水工以小舟濟之，風飄至天長；從者二百人，所存者五人。吳主厚禮之，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，仍為之牒錢氏，使於境上迎侯。文寶獨受飲食，餘皆辭之，曰：「本朝與吳久不通問，今既非君臣，又非賓主，若受茲物，何辭以謝！」吳主嘉之，竟達命於杭州而還。

庚子，以前義成節度使李贇華為昭信節度使，留洛陽食其俸。

辛丑，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。

吳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為災，曰：「兵民困苦，吾安可獨樂！」悉縱遣侍妓，取樂器焚之。

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王抑挫諸宗室；從子繼圖不勝忿，謀反，坐誅，連坐者千餘人。

冬，十月，乙卯，范延光、馮贇奏：「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，日月絹無慮五千匹，計耗國用什之七，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，具數以聞。」從之。戊午，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為三司使。

范延光屢因孟漢瓊、王淑妃以求出。庚申，以延光為成德節度使，以馮贇為樞密使。帝以親軍都指揮使、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樸忠，親任之。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，義誠度不能自脫，乃令其子事秦王，務以恭順持兩端，冀得自全。

權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謝罪，求昭雪；壬戌，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充使。

十一月，甲戌，上餞范延光，酒罷，上曰：「卿今遠去，事宜盡言。」對曰：「朝廷大事，願陛下與內久輔臣參決，勿聽群小之言。」遂相泣而別。時孟漢瓊用事，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，故延光言及之。

庚辰，改慎州懷化軍。置保順軍於洮州，領洮、鄯等州。

戊子，帝疾復作，己丑，大漸，秦王從榮入問疾，帝俯首不能舉。王淑妃曰：「從榮在此。」帝不應。從榮出，聞宮中皆哭，從榮意帝已殂，明旦，稱疾不入。是夕，帝實小愈，而從榮不知。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，恐不得為嗣，與其黨謀，欲以兵入侍，先制權臣。辛卯，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、馮贇曰：「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，且備非常，當止於何所？」二人曰：「王自擇之。」既而私於處鈞曰：「主上萬福，王宜竭心忠孝，不可妄信人浮言。」從榮怒，復遣處鈞謂二人曰：「公輩殊不愛家族邪？何敢拒我！」二人患之，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，鹹曰：「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。」乃召義誠謀之，義誠竟無言，但曰：「義誠，將校耳，不敢預議，惟相公所使。」弘昭疑義誠不欲眾中言之，夜，邀至私第問之，其對如初。壬辰，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。是日黎明，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，語之曰：「吾今日決入，且居興聖宮。公輩各有宗族，處事亦宜詳允，禍福在須臾耳。」又遣處鈞詣康義誠，義誠曰：「王為則奉迎。」贇馳入右掖門，見弘昭、義誠、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

外，贇具道處鈞之言，因讓義誠曰：「秦王言『禍福在須臾，』其事可知，公勿以兒在秦府，左右顧望。主上拔擢吾輩，自布衣至將相，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，置主上何地？吾輩尚有遺種乎？」義誠未及對，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。漢瓊指衣起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危及君父，公猶顧望擇利邪？吾何愛餘生，當自帥兵拒之耳！」即入殿門，弘照、贇隨之，義誠不得已，亦隨之入。漢瓊見帝曰：「從榮反，兵已攻端門，須臾入宮，則大亂矣！」宮中相顧號哭，帝曰：「從榮何苦乃爾！」問弘昭等：「有諸？」對曰：「有之，適已令門者闔門矣。」帝指天泣下，謂義誠曰：「卿自處置，勿驚百姓！」控鶴指揮使李重吉，從珂之子也，時侍側，帝曰：「吾與爾父，冒矢石定天下，數脫吾於厄；從榮輩得何力，今乃為人所教，為此悖逆！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，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。汝為我部閉諸門。」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。孟漢瓊被甲乘馬，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，使將五百騎討從榮。從榮方據胡床，坐橋上，遣左右召康義誠。端門已閉，叩左掖門，從門隙中窺之，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，走白從榮。從榮大驚，命取鐵掩心擐之，坐調弓矢。俄而騎兵大至，從榮走歸府，僚佐皆竄匿，牙兵掠嘉善坊潰去。從榮與妃劉氏匿床下，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，並殺其子，以其首獻。初，孫岳頗得豫內廷密謀，馮、朱患從榮狼伉，岳嘗為之極言禍福之歸；康義誠恨之，至是，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。帝聞從榮死，悲駭，幾落御榻，絕而復甦者再，由是疾復劇。從榮一子尚幼，養宮中，諸將請除之，帝泣曰：「此何罪！」不得已，竟與之。

癸巳，馮道帥群臣入見帝於雍和殿，帝雨泣嗚咽，曰：「吾家事至此，慚見卿等！」

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；甲午，遣孟漢瓊征從厚，且權知天雄軍府事。

丙申，追廢從榮為庶人。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，馮道曰：「從榮所親者高輦、劉陟、王說而已，任贇到官才半月，王居敏、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，豈豫其謀！居敏尤為從榮所惡，昨舉兵向闕之際，與輦、陟並轡而行，指日景曰：『來日及今，已誅王詹事矣。』自非與之同謀者，豈得一切誅之乎！」朱弘昭曰：「使從榮得入光政門，贇等當如何任使，而吾輩猶有利乎！且首從差一等耳，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，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奸人乎！」馮贇力爭之，始議流貶。時咨議高輦已伏誅。丁酉，元帥府判官、兵部侍郎任贇、秘書監兼王傅劉瓚、友蘇瓚、記室魚崇遠、河南少尹劉陟、判官司徒詡、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，河南巡官李瀚、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裡，六軍判官、太子詹事王居敏、推官郭畯並貶官。瀚，回之族曾孫也；詡，貝州人；文蔚，建安人也。文蔚奔吳，徐知誥厚禮之。

初，從榮失道，六軍判官、司諫郎中趙遠諫曰：「大王地居上嗣，當勤修令德，奈何所為如是！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，獨不見恭世子、戾太子乎！」從榮怒，出為涇州判官；及從榮敗，遠以是知名。遠，字上交，幽州人也。

戊戌，帝殂。帝性不猜忌，與物無競，登極之年已逾六十，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：「某胡人，因亂為眾所推；願天早生聖人，為生民主。」在位年谷屢豐，兵革罕用，校於五代，粗為小康。

辛丑，宋王至洛陽。

閩主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為皇太后。閩主好鬼神，巫盛韜等皆有寵。薛文傑言於閩主曰：「陛下左右多奸臣，非質諸鬼神，不能知也。盛韜善視鬼，宜使察之。」閩主從之。文傑惡樞密使吳勖，勖在疾，文傑省之，曰：「主上以公久疾，欲罷公近密，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，將愈矣。主上或遣使來問，慎勿以它疾對也。」勖許諾。明日，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：「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勖謀反，以銅釘釘其腦，金椎擊之。」閩主以告文傑，文傑曰：「未可信也，宜遣使問之。」果以頭痛對，即收下獄，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，勖自誣服，並其妻子誅之。由是國人益怒。

吳光請兵於吳，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，引兵會光攻建州，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。

十二月，癸卯朔，始發明宗喪，宋王即皇帝位。

秦王從榮既死，朱洪實妻入宮，司衣王氏與之語及秦王，王氏曰：「秦王為人子，不在左右侍疾，致人歸禍，是其罪也；若雲大逆，則厚誣矣。朱司徒最受王恩，當時不為之辨，惜哉！」洪實聞之，大懼，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，且言王氏私於從榮，為之訶宮中事，辛亥，賜王氏死。事連王淑妃，淑妃素厚於從榮，帝由是疑之。

丙辰，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為磁州刺史。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帝為己功，欲專朝政；令詢侍帝左右最久，雅為帝所親信，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，故出之。帝不悅而無如之何。

孟知祥聞明宗殂，謂僚佐曰：「宋王幼弱，為政者皆胥史小人，其亂可坐俟也。」

辛未，帝始御中興殿。帝自終易月之制，即召學士讀《貞觀政要》、《太宗實錄》，有

致治之志；然不知其要，寬柔少斷。李愚私謂同列曰：「吾君延訪，鮮及吾輩，位高責重，事亦堪憂。」眾惕息不敢應。順化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明州錢元珣驕縱不法，每請事於王府不獲，輒上書悖慢。嘗怒一吏，置鐵床炙之，臭滿城郭。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之，仁詮左右慮元珣難制，勸為之備，仁詮不從，常服徑造聽事。元珣見仁詮至，股心栗，遂還錢塘，幽於別第。仁詮，湖州人也。

閩主改福州為長樂府。

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，性慷慨，言事無所避。閩主惡之，嘗私謂左右曰：「仁達智有餘，吾猶能御之，非少主臣也。」至是，竟誣以叛，族誅之。

初，馬希聲、希範同日生。希聲母曰袁德妃，希範母曰陳氏。希範怨希聲先立不止，及嗣位，不禮於袁德妃。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使，希範多譴責之。袁德妃請納希旦官為道士，不許，解其軍職，使居竹屋草門，不得預兄弟燕集。德妃卒，希旦憂憤而卒。

潞王上

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清泰元年（甲午，公元九三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寅，閔帝大赦，改元應順。壬午，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，判六軍諸衛事。

朱弘昭、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、寧國節度使安彥威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、忠正節度使張從賓，甲申，出彥威為護國節度使，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；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，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。彥威，崞人；遇，真定人也。

戊子，樞密使、同平章事朱弘昭、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、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。贇以超遷太過，堅辭不受；己丑，改兼侍中。

壬辰，以荊南節度使高從誨為南平王，武安、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。

甲午，以鎮海、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。

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，乙未，遷居私第，虛府捨以待吳主。

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，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，有功名，得眾心。朱弘昭、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，一旦執朝政，皆忌之。明宗有疾，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；及明宗殂，潞王辭疾不來，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。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，朱、馮不欲其典禁兵，己亥，出為亳州團練使。潞王有女惠明為尼，在洛陽，亦召入禁中。潞王由是疑懼。

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，遂圍建州，閩主璘遣上軍張彥柔、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。延宗軍及中塗，士卒不進，曰：「不得薛文傑，不能討賊。」延宗馳使以聞，國人震恐。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：「文傑盜弄國權，枉害無辜，上下怨怒久矣。今吳兵深入，士卒不進，社稷一旦傾覆，留文傑何益！」文傑亦在側，互陳利害。璘曰：「吾無如卿何，卿自為謀。」文傑出，繼鵬伺之於啟聖門外，以笏擊之仆地，檻車送軍前，市人爭持瓦礫擊之。文傑善術數，自雲過三日則無患。部送者聞之，倍道兼行，二日而至，士卒見之踴躍，臠食之；閩主亟遣赦之，不及。初，文傑以為古制檻車疏闊，更為之，形如木匱，攢以鐵銼，內向，動輒觸之。車成，文傑首自入焉。並誅盛韜。蔣延徽攻建州垂克，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婿，與臨川王濛素善，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，遣使召之。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，引兵歸；閩人追擊，敗之，士卒死亡甚眾，歸罪於都虞侯張重進，斬之。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，遣使求好於閩。

閏月，以左諫議大夫唐汭、膳部郎中、知制誥陳乂皆為給事中，充樞密直學士。汭以文學從帝，歷三鎮在幕府。及即位，將佐之有才者，朱、馮皆斥逐之。汭性過疏，朱、馮恐帝含怒有時而發，乃引汭於密近，以其黨陳乂監之。丙午，尊皇后為皇太后。

安遠節度使符彥超奴王希全、任駕兒見朝廷多事，謀殺彥超，據安州附於吳，夜，叩門稱有急遞，彥超出至聽事，二奴殺之，因以彥超之命召諸將，有不從己者輒殺之。己酉旦，副使李端帥州兵討誅之，並其黨。

甲寅，以王淑妃為太妃。

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。己巳，知祥即皇帝位於成都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